

草木春秋演义



目录

第 1 回	汉天下君臣仁政	众仙人山洞修真.....	1
第 2 回	蜀椒山强人独霸	金小姐被劫山林.....	5
第 3 回	金铃有难仙风救	银花守节女贞收.....	8
第 4 回	金石斛起兵征剿	黄总兵遣子探亲.....	12
第 5 回	木总兵起兵相助	天竺黄战败逃生.....	16
第 6 回	胡椒国兴兵犯界	天竺黄设计投军.....	20
第 7 回	天竺黄入关又叛	甘国老奉旨讲和.....	25
第 8 回	金元帅招兵买马	汉天子驾自亲征.....	29
第 9 回	汉番大战锁阳关	决明子计擒黎卢.....	35
第 10 回	汉英雄大破番兵	遵师命金铃下山.....	39
第 11 回	破飞刀金铃救父	败番军又复二关.....	44
第 12 回	斗异兽黄芪遇仙	威灵仙传宝刀甲.....	49
第 13 回	决明子计败番兵	密陀僧大施妖术.....	54
第 14 回	黄芪大战密陀僧	金铃法斗番皇后.....	60
第 15 回	女贞仙法破番后	汉军大破九皮将.....	66
第 16 回	元帅智排八阵图	黄芪刀砍四番将.....	72
第 17 回	云母斗法败汉兵	女萎瓶收飞石燕.....	79
第 18 回	覆盆子法损铜牌	金铃子再破飞刀.....	85
第 19 回	鬼督邮摆五行阵	木兰袋收葫芦巴.....	91
第 20 回	黄芪斗海石和尚	木贼偷婆婆针袋.....	96
第 21 回	打阵头元帅折兵	续断谷汉军受困.....	102
第 22 回	薯蓣仙破五行阵	决明师焚九皮将.....	108
第 23 回	汉元帅大破番兵	木兰将力取南星.....	114
第 24 回	蜀椒山草寇造反	石龙芮斧劈强徒.....	120
第 25 回	寮郎战死二凶僧	黄石力除两天王.....	126

第 1 回 汉天下君臣仁政 众仙人山洞修真

臣贤君圣满朝端，国富年丰民尽欢。

数位神仙修炼易，一个明师学道难。

话说汉朝中宣年间，君王刘寄奴以仁政治天下，百姓欢悦，庶民和畅。朝中有宰相管仲，亚相杜仲，许多文武官员辅佐。正宫皇后景天娘娘，生太子王孙、兰花公主兄妹二人。太子年方一十九岁，公主一十七岁。那王孙太子聪敏多才，延先生姓甘名草，其人面黄长髯，年有五十多岁，腹中又有奇才，先帝之大臣，当今天子赐号曰国老，在宫中教王孙太子的诗书。那汉帝刘寄奴，安享太平，不在话下。

却言长安总兵金石斛，为人忠厚，义智勇足备，惯用点钢枪，神出鬼没，力敌万人。夫人木氏，小字香娘。长子名金樱子，其母梦仙娥送樱子一枚食之，因而分娩之后，故名金樱子。二小姐乳名银花，生得如嫦娥一般。三公子名金铃子，那金石斛得一梦，梦见一个童子摇铃而入，直至后堂忽然不见，苏时忽然闻得妇女报道：“老爷，夫人产下三公子。”“但见异香满室，祥光霭霭，金石斛大喜，取名金铃子。金樱子年二十岁，金银花小姐年一十八岁，金铃子年一十五岁，幼习武艺，善使两个银锤。那金樱子十八般武艺精明，有百步穿杨之箭，又善用一枝方天大戟，更兼琴棋书画，无所不知，十七岁上中了武状元。天子大喜，钦召进宫，命太子习琴棋之艺。故金樱子时常进宫，王孙太子待之最厚。那金石斛的大舅木通，即木氏之弟，现任宣州总兵，其人力大无穷，有托梁换柱之力，深通兵法，惯使郁金刀一

把，重一百一十斤。兄弟木兰向在白芨山仙茅洞拜覆盆子为师，学那长生不老之秘诀，无穷变化之仙方。正是：

炼就仙家妙术，将来济国安民。

却说雅州总兵黄连，为人忠直，温诚性冷，所生二子，长曰黄芪，次曰黄芩，三曰黄丹。黄芪年一十八岁，黄芩年十五岁，黄丹年十二岁。早失其母，黄连断弦不娶，兄弟三人读通了四书五经，好习武艺，皆好骑马射箭，黄总兵训习他的兵书，都知兵法，一十八般兵器，件件皆能。那黄连有个兄弟名叫黄环，在申州为参将，父子兄弟四人，在雅州镇守牛黄关不提。

且说石华山白合洞有一个薯蕷真人，往山中修炼千年，道法神通，变化微妙，生得面如银杏，三绺长须，手持白玉如意一枝。徒弟都念子，面似傅粉，头挽两枚丫髻，身穿荷花色道袍，腰上拴侧柏叶，足踏红鞋，后执白前圈。按下师徒在山巾修行不表。

且言武当菩萨石洞有一位威灵仙，他是仙家之首，道教之原，乃是混沌初开之时，直修至如今，修了几万年方得成仙家之祖，他所食者乃是山中生的苦瓜、甜瓜，木耳、竹笋、萝勒菜、藕丝菜、苕菜、香蕈、磨蒸蕈之类，那威灵仙师修得千般变化，法力无边，屡屡白日升天。有一只叫天昆布袋，长尺二寸，广八寸许，任你什么宝贝物件、仙家的器用与那金水水火土五行器件，尽可收来，并盖天下之人亦能收尽，他炼成的果是宝贝，你道罕见也不罕见。那威灵仙有四个徒弟，大徒弟决明子，二徒弟天仙子，三徒弟益智子，四徒弟预知子。那四个徒弟惟有决明子学不来道法，只学会了仙卦与阴阳决断甚明，列阵行兵、六韬三略、兵书战策之类，那仙家的法术却一些也不会。一日威灵仙唤决明子道：“你今在我处学道四十余年，一些仙法未曾学会，我看你命中还有二三年凡尘之事。吾轮指算来，乃是汉家仁德天下，

明年当有番邦胡椒国起兵入寇，要夺汉家的江山，那胡椒国王却也是番邦的真命，有异人辅他，纵横扰乱，急未能平。汉天子刘寄奴，乃仁德之主，你可下山去辅佐他，等待三年平定之日，你的功成之际，却上山来，那时修仙学道，以成天果便了。”那决明子泣拜道：“承大仙训诲了小弟子四十多年，奈弟子蒙蔽顽愚，不能明透仙家之微幻，今弟子一无所学，怎去辅佐汉王了却尘事？”威灵仙微笑道：“你如今下山去辅佐汉主，以汝之所学足以动天下之人矣，你且下山去，见机而作。”那决明子无可奈何，只得拜别威灵仙。那威灵仙又道：“你去辅佐汉家，明年汉室与番邦争斗，必有损伤，吾有一种仙草，名曰不死草，今付你带去，以救汉朝兵将。”那决明子拜而受之，辞别了威灵仙与师弟天仙子等，一迳下去。行过了武当山，那决明子抬头一看，山下的景致，时已秋波国色，但只见：

四面丛遮树木，周围尽是村庄。满鼻香风，万朵芙蓉铺绿水；

迎眸翠色，千枝荷叶铺池塘。远望去阴阴柳影，近看来细细松清。

当时决明子下山来，周流四方，遍游天下，往各处州县前卖卦，见机行事不提。却表雅州总兵黄连到京，来拜金总督。原来金石斛与黄连乃是同窗好友，不时来往，当下金石斛同入书房叙话。香茶已毕，就啖小酌，二人对饮。饮酒之间，金石斛问黄连道：“大令郎还未有亲事么？”黄连道：“正是。”金石斛道：“弟有小女银花，亦未曾受聘，欲招大令郎为东床，未知兄台意下如何？”黄连道：“大小子虽中了一个武举，还未寸进，怎敢高攀贵阁。”金石斛笑道：“吾兄台言之差矣。以吾看大令郎后当极贵，乞仁兄见诺。”黄连道：“多承兄台见爱，弟不敢推辞，就诰令爱的贵庚。”那金石斛大喜，起身入内与夫人商议。木氏夫人道：“但凭相公之意。”金石斛就写了庚帖出来交送与黄连，那黄连双手接了纳于袖中，就在身上取一个圈来，

乃二十颗明珠串就的，名曰珍珠圈，将来送与金时学略为聘礼，改日再为行大聘便了。金时学接了收贮，黄连起身告别，金时学送出辕门，作别上马而去。金时学欣欣然入内堂来说知夫人，将珍珠圈付与银花小姐。小姐接了，面泛桃红，入内房去了。

原来黄连与石学好友，前年打发黄氏来问候，金时学夫妇俱已见过了的，木氏夫人也自喜他眉清目秀，体貌魁梧，甚是欢心，彼此定亲不表。那银花小姐时常有疾，曾许下一个愿心，要到宣州海金沙寺内去纳愿心，参拜观音大士，亲自要去。金时学道：“此去宣州多是旱路，如何去得。”银花小姐道：“孩儿坚至诚心，自去还愿，菩萨决必感应，况娘舅在彼。”木氏夫人道：“我女儿亲去果好，倘路上有不测，可差得力的家人、能干苍头前去。”金时学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可差苍头金箔，他的本事倒也了得，三儿金铃子他护送姐姐去还香，他的年纪虽小倒也伶俐。”吩咐金铃子道：“你相送姐姐到宣州地面滑石街海金沙寺内去还愿，参拜过了檀香观音大士，就去问候平舅，即可回来。”金铃子答应道：“晓得。”那金时学选定了明日是出行吉日，吩咐总管们快备香烛纸马，车子一乘，传令叫家将秦芄、石羔、荆芥、霍香四员勇将侍候。金箔备了行李马匹兵器之物，金铃子打扮定了，银花小姐结束已毕，带了侍女泽兰，姐弟二人拜别了父母。金时学与夫人叮咛讫，送出私衙。金银花小姐上了车子，四员将官前面上了马，各带兵器，金铃子上马与苍头金箔在后随护，一路滔滔而去。不知路上平安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2回 蜀椒山强人独霸 金小姐被劫山林

盗跖由来性本强，掠物劫财不寻常。

最恼恭谋使暗计，军官不胜且遭殃。

话说金石斛与夫人入内，夫人道：“如今差了他六人随去，你可放心得下了。”正话间，只见大公子朝内走来。那金樱子拜见了父母。夫人道：“你到宫中去了四五日，今日回来。”吩咐摆酒与公子致贺。金樱子道：“母亲，三弟为何不见？”夫人道：“你妹子银花到宣州去还愿心，故此你父亲叫他送去了，家将数员随护，多则半月就回的。”金樱子道：“我这里到宣州皆是旱路，途中倘有不虞，便怎么处置？”金斛道：“吾儿小心极是，但去程途说吾的名，谁收违拗。”金樱子道：“如此便是了。”当下休提。

且言宣州柿城之西有一座山，名曰蜀椒山，山中被一强人占住，打家劫舍，抢夺行商，杀人放火，掳掠民财，横冲直撞，没有敢当。官兵几次收他不住，稳坐山中，号为天竺黄，身一丈，腰大十围，使一柄大刀，有八九十斤，千万人近他不得。又有一个参谋姓郁名李仁，聚集千把喽罗兵，在山中落草。那天竺黄在山上与参谋郁李仁说话，早有喽罗报道：“启上大王爷，我们在山下探听行商，望见远远有一队车马来也。”天竺黄道：“为何不去抢劫他？”小喽罗道：“前面有乘车，车前有四位将官，个个勇猛，车后一个少年小将，骑一匹白马，手执一个银锤；又有一人，也是有勇的，蹉蹉跎跎而来。”天竺黄道：“军师有何计较？”郁李仁道：“大王有如此本事，出去杀

他四个，把车马抢了来，或者有美面女子在内，就与大王作一个押寨夫人可不好么。”天竺黄大喜道：“军师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即忙装束起来，你看怎生的打扮，但只见：

头顶嵌宝盔，身披乌油甲，腰系狮蛮，足踏战靴。

手执大砍刀，威风凛凛；坐下乌雅马，杀气森森。

那天竺黄点了五百喽罗，吹哨一声，开关冲出马来，喝声道：“来者留下买路钱，放你们过去。”那四个家丁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呸，你这强盗不知世务，我们乃长安金总兵府中内眷，要到宣州去还香愿的，你这些强人擅敢拦阻，又强索路钱。”那天竺黄哈哈大笑道：“任你是当今天子，都要买路钱哩。”四个将官大怒，各掣兵器一齐拥上。天竺黄不慌不忙，把大砍刀一架，四个将官的手震得生痛，叫声：好厉害的强盗。那四个围住天竺黄好杀，天竺黄不放在心上。后面的车子停了，那银花小姐在车中叫道：“三弟，不好了，前面有强盗在那里与我家丁们厮杀了。”金铃子出马一望，对姐姐道：“那强盗十分厉害，待我去杀他一阵。”金箔道：“公子你须要小心，那强盗厉害，不是当要的，不若你与车夫在此保护小姐，待我去杀败了他，然后过去。”金铃子道：“不妨，待我去。”那个金铃子年纪虽只有一十五岁，武艺皆精，勇力过人，他全不在意下，拿了双锤，把缰绳一紧，跑出马来叫道：“呸，你这毛贼不得无理，俺金铃子三公子来了。”天竺黄笑道：“你这孩子作什么？”金铃把双锤就打，天竺黄把大砍刀这一隔回去，照来人将刀一起砍下来，正中霍香，连人带马死于非命。金铃子大怒骂道：“毛贼杀我一员家将，誓报此仇。”

三将咬牙切齿用力来战。要晓得，那四个将官尚且被杀了一个，况且三个，如何抵挡得住。

金铃子叫道：“你三人且歇，待我杀他一阵便了。”拍过马来喝道：“你这强盗且休，吾问你，你这强盗叫甚名字，俺二爷爷锤上不死无名之辈。”那天竺黄笑道：“你孩子们倒也知事，吾乃蜀椒山大王天竺王是也。”金铃子道：“不必多言，放马过来。”众喽罗兵吹哨一声，金鼓连天，他二人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好一场厮杀，杀得好不厉害，但只见：

一柄大刀如天飞白雪，两个银锤似山折金瓜；宝刀起浑如大海戏珠龙，银锤来犹若千颗轩辕镜。

这回厮杀鬼神惊，年少金铃难取胜。

天竺黄好不了得，把大砍刀直上直下，那金铃子抵挡不住，三个将官又上，天竺黄全不在意下。这恼了金箔，叫车夫好生看守行李车子，那个泽兰在车旁边哭起来。金箔道：“你不必着急，好生服侍小姐。”金箔提了一把朴刀赶来帮助，六个人在山脚下杀到二十回合不分上下。军师郁李仁在山上看得花了眼，悄悄的引了数十喽罗打从山后过去，把车夫与侍女泽兰杀死，众喽罗兵把车子推的推，行李扛的扛，上山去了。银花小姐叫苦不迭。却说金铃子杀得两臂酸麻，抬转头一看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中他的计了，吾姐姐被他劫去了。”金箔大惊，叫道：“罢了！”手中的刀一松，被天竺黄一刀砍作两段。金铃子叫道：“好厉害的强盗！”杀得两臂如千斤之重，正在危急之秋，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。

第3回 金铃有难仙风救 银花守节女贞收

上天从来不绝人，应叫仙子救金铃。

同胞姐弟今分散，云内收徒一女贞。

却说那秦艽、石羔、荆芥三将与金铃子战那天竺黄，抖擞精神，杀他不过；银花小姐被抢劫去了，杀到几时方休？肚中又饥饿了，日已西斜，叫声：“三公子，我们逃走了罢。”三人走了有一里多许，那金铃子独自战那强盗，杀得气喘吁吁，被天竺黄把刀只一隔，双锤落地。金铃子叫声“吾命休矣！”忽然起一阵香风，把金铃子吹着去了。那三个将官，远远望见三公子被风刮去，大骇，俱回到厮杀场，没做道理处。石羔道：“是被妖邪风吹去了。”秦艽道：“可不要跌死了么！”荆芥道：“吾们连夜赶回家去，再作计较。”当下三人连夜逃回家去不表。

且言那天竺黄得胜回山，郁李仁迎道：“大王今日这场厮杀，辛苦之至，如今是恭贺了，在下略施小计，大王的押寨夫人就有了。”天竺黄大悦，吩咐将小姐藏在后花园内，拨两个丫环，名叫甘兰、野菊道：“你两个好生看待，吾大王卜了吉日，整备花烛宴席便了。”两个丫头答应一声去了。天竺黄吩咐快备酒席，同军师欢饮，按下这里饮酒不提。

却表薯蕷真人在石蕊百合洞中打坐，忽然心血潮起，打开慧眼一看，原来是金铃子有难，便叫徒弟都念子快去救来。那都念子吹下一

口仙风，把金铃子救去。当下金铃子被风吹了去，茫茫渺渺，吹到一座山中。睁眼抬头一看，但只见：

青山削翠，碧岫堆云。两岸分虎踞龙盘，四面有猿声鹤唳。朝看云封山顶，暮观日挂林梢。

流水潺湲，涧内声声鸣玉佩；飞泉瀑布，洞中隐隐奏瑶琴。若非道家修行，定有仙人炼药。

金铃子看完想道：此地若非仙家之所，怎有这般景致。正行间，只听得前面有人叫道：“金铃金铃，随吾同行。”金铃子抬头一看。原来是一个道童。但只见：

头挽两枚丫髻，身穿一领青衣，腰中绦结草来编，脚上芒鞋麻间隔。

明眸皓齿飘飘，并不染红尘；绿鬓朱颜耿耿，全然无俗态。

金铃子连忙近前作礼道：“请问师兄，这里莫非仙家之所么？”道童道：“然也，今日吾师父知你有难，令吾来救你，化阵仙风吹你到此，不然你命休矣。”金铃子叩谢了童子。那都念子道：“快同吾去见师父。”金铃子恭恭敬敬，随了童子入内拜见仙师。只见那薯蕷真人端坐在云床之上，问曰：“金铃子你来了么？”金铃子拜跪谢道：“多承仙师打救弟子之命，大恩当报。今弟子有缘得见仙师，实出于万幸矣。”薯蕷仙道：“你因何而来到此地？”金铃子禀道：“弟子奉家尊之命，送姐姐到宣州滑石街海金沙寺内参拜檀香观音，因有灵感之至，家姐许下心愿，特来还愿，故路远迢迢至此，二来母舅木通为宣州总兵，要去问候一番，不料中途遭此大变，承仙师救弟子之命，感恩不尽。”真人道：“吾早已尽知之矣。但你前生乃是吾之炼丹童子，因你犯了酒戒，故罚汝到凡尘也受些磨折。今你为人宽厚，不枉吾救你一番，如此且今住在此间，你姐姐自有救星，不必挂心，待一

年之后，自有相见之日。”金铃子见那仙师如此神通，只得拜作弟子，与都念子师兄相称。真人教他学习兵书法术，不在话下。

且言那琥珀山水萍洞有一位女贞子娘娘，修道千年，法术变化精通，炼成宝剑一口，名曰早休剑，能飞起半空，毫光万道，取人的首级。有个徒弟山慈姑，原足渠州总兵山茱萸的女儿，山楂、山柰的姐姐，因早失其母，好修仙习道，参佛诵经，但欲出家修道，山茱萸亦无可奈何，只得送到琥珀山水萍洞女贞娘娘门下拜为师父，在山中学道修炼法术。女贞娘娘传他土遁法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女贞娘娘出去赴会，回来已晚，云过蜀椒山，只听下界隐隐哭声，暂停住在云头一看，原来有个关隘，但只见：

刀枪密密，剑戟森森，占据山中，有个绿林好汉；杀声震天，原是强盗逞能。

山上旌旗五彩色，关前兵马列成行。

女贞仙看完，步云缓缓而去，又听见呀的一一声，足见里边小女子出来，开了园门行至池边，两行珠泪扑簌簌的落下来，哭道：“我银花为何这等命苦，想我父母爱我如掌上之珠，因到宣州还愿，谁知路上生非，兄弟不知死活存亡，双亲如何知道。可恶这强盗，思想要逼我成婚，只在明日，如今料不能生，死何足惜！不免投池而死，寻个自尽。”那银花正欲跳下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不可如此。”那银花小姐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云中有位仙人，是道姑的打扮。银花小姐急忙跪于地下哭道：“大仙救命。”那女贞仙娘娘道：“贫道乃是琥珀山娘娘女贞仙是也。你今行此短见，人不知鬼不晓，可不是屈死了。不如跟吾去修行，可以脱此灾。”银花小姐道：“大仙若肯救弟子之命，弟子情愿同师父去修行便了。”

女贞娘娘道：“我救你去，但你是凡胎，如何驾云，你拿左手来。”女贞娘娘在他左手上书一道灵符，喝一声：“起。”不知不觉早已起在空中，一阵仙风，顷刻吹到了琥珀山上。女贞娘娘按下云头，将金银花小姐手上灵符摄去，小姐就下平地，同了女贞娘娘入水萍洞来。徒弟山慈姑迎接道：“师父回来了么。请问师父，后面的是何人？”那女贞娘娘把啼哭寻死救她的事一言明。山慈姑大喜道：“师父如此慈悲救人，真可敬也。”女贞娘娘道：“金小姐，你命中应有一年灾难，如今权住在此间尘迹不到之所，待一年之后，那时使你父母兄弟相会便了。”于是拜女贞仙娘娘为师父，山慈姑为师兄。女贞娘娘教她兵书法术，银花小姐勤心受训，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文分割。

第4回 金石斛起兵征剿 黄总兵遣子探亲

盗在山中似虎强，将军更又胜豺狼。

莫道强人强到底，可知灭寇灭强梁。

却说天竺黄要请郁李仁主婚，排好宴席，挂灯结彩、乐人吹打，叫了喜娘嫔女，好不热闹。那天竺黄好不快活，在厅上与军师郁李仁说话，忽见丫头甘兰报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丁，昨夜听得那小姐啼啼哭哭，天明进去看时已不见了。到处抓寻，并无踪迹，想必投池死了。”那天竺黄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言，气得乱跳乱跌，大喊道：“哪有此事。”郁李仁劝道：“大王不必焦躁，敢是丫头寻不到，所以不见，吾与大王自去寻来。”于是二人遍地抓寻，毛厕内去看看，马棚中也去睁睁，寻了半日，影也不见。天竺黄气得暴跳如雷，郁李仁道：“大王，吾千方百计抢得来与大王作押寨夫人，如今不见了，不干我事。”天竺黄坐在厅上，呆了半日，乐人吹打也不吹打。灯也收了，各各散去。郁李仁劝道：“大王如今气也无益，且将喜酒吃了，倘再有姣娥，抢做押寨夫人未为晚也。”郁李仁正在劝解之间，只见许多小喽罗皆来讨喜酒吃。那天竺黄叫道：“亲也作不成了，哪有喜酒吃。”这些小喽罗端的要吃喜酒，如今得罪了，天竺黄一场没趣，入内散去不提。

却言那三个家将，没命的奔回长安，也不通报，忙忙走入私衙，金石斛连忙出来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家将荆芥、秦艽、石羔，三人跪禀道：“老爷，不好了。”金石斛道：“小姐公子可到了么，为何这

等慌张？”三人道：“我们护送小姐公子去走有大半多路，相近宣州有一座高山峻岭，名曰蜀椒山，忽听得一棒锣声，山上冲下一个强盗来，好不厉害，他引了喽罗兵阻住，要买路钱。吾们四个杀他不过，恼了三公子手持双锤去杀，马犹未到，被那强盗将霍香一刀砍死。四人杀了半日，杀他不过。那强盗名叫天竺黄，这把大刀如泰山一般之重。老总管金箔也来相帮，不提防山背后又有一个强人，引了喽罗兵将行李车子抢了去，把车夫与侍女泽兰杀死。金箔看见要去救，他刀松一下，被那强盗一刀砍死，我们各自走去了。三公子杀得大败，正在危急之间，忽然一阵香风，把三公子吹去了，吾等骇然奇异，故此星夜而回以报老爷。乞老爷提兵前去剿除，以救小姐。”金石斛听了这一番言语，大惊失色，丫环兰香入内报知夫人。夫人听了此言，目定口呆，一跤跌倒，使女、丫环急忙扶起。那夫人哭叫道：“吾女儿好好在家，如今出去遭此大变，呵呀强盗呵，吾与你仇深似海。”言完又哭不止。金石斛劝道：“夫人不必伤痛，女儿抢去，或者吉人天相，待我去救她出来。孩子被风吹去，倘有仙人救去亦未可知。”吩咐家人：“赶忙准备，待吾奏知圣上，发兵前去剿灭便了。”夫人大哭入内不言。

且言金石斛，急忙写成表章申奏天子。天子大怒，御笔忙批道：“着金石斛起兵征剿，平定回来，加功升赏。钦此。”命下，金石斛接了旨，谢恩毕，十日祭旗起兵，带了健将姜黄、白芷二人，秦芜、石羔为引路，点了三千兵马。金石斛顶盔擐甲，持枪上马，出兵伐贼。先已差人飞马去报知大舅爷木通，起兵前来相助，前后夹攻，使贼首尾不能相顾。家人领命去了，金总督起兵前去休言。

却表雅州总兵黄连，一日叫长子黄茂道：“你前年到岳丈府中去问候，今又过了二三年了，你去省问一回。”黄茂道：“路途迢远，

叫孩儿独自一人去么？”黄连道：“我差苍头黄柏，他却也小心能干，你切不可在路上戏耍，到了长安金府中问了安，就可回来。”黄茱道：“晓得。”黄连又吩咐苍头黄柏道：“你同了公子去，路上须要小心服侍。”黄柏道：“小人领命。”那黄柏即便收拾行李马匹，黄茱拜别了父亲，又别了两个兄弟，黄芩、黄丹道：“大哥须要早去早回。”黄茱道：“正是。”黄芩、黄丹二人送出衙门，黄茱上了马，黄柏担了行李，一迳而去。日行夜宿，不止一日到了长安。金总督府中守门人通报，请到私衙。丫环兰香报夫人，那夫人连忙出来，丫环道：“姑爷到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姑爷至此，快迎进来。”黄茱入内参见岳父岳母，那夫人说起前情，两泪交流，诉与黄茱。黄茱劝道：“岳母不必焦心，待小婿去杀了这个强盗。”夫人道：“强盗大有本事，你岳父将提兵去征讨。且待你岳父回来再作道理。但此一去未知胜负何如，为岳母的心如刀刺，请贤婿住在此间，待你岳父回来，然后放心回去。”黄茱道：“多承岳母好意，但家父叮嘱，问了安就要回去。”夫人道：“不妨，贤婿住在此，多只一月，少只半月回去就是了。”吩咐厨房整了夜膳，黄柏把行李安下书室。夫人道：“你大舅金樱子在宫中教太子的棋画，四五日不回来了，府中又乏人，贤婿在此间料理则个。”当下黄茱住下不表。

且言金石斛起兵到了宣州地界，泰荒、石羔道：“禀上老爷，前面这座山便是蜀椒山了。”金石斛传令安营下寨，鸣金擂鼓，呐喊摇旗，放炮攻打。山下小喽兵见了，飞损入关，跪禀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，有官兵前来攻打了。”天竺黄道：“哪一方的官兵？”小喽兵道：“只见旗上乃是长安总督金。”天竺黄与郁李仁道：“原就是前日抢他的女儿，故此前来征讨，军师有何妙计退他的兵？”郁李仁道：“妙计倒有，一时生不出来，吩咐众喽兵将灰瓶滚木金汁等物多备在

山上，严密防守，再作计较。”未知那天竺黄出关迎战否，看下文分割。